

編後語

編完第16期，時值三月中旬，香江紫荊花、杜鵑花交相輝映，北國楊柳新綠、春回大地，心情卻並不輕鬆。俄國人代會未能解決總統與國會的權力分配和衝突，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外交接觸又再次觸礁，紐約、孟買等地多起大爆炸，世界局勢動盪不安。有人用「無邊落木蕭蕭下，金銀浪潮滾滾來」形容在商品大潮衝擊下中國學術文化的困境。本刊在這種情況下，依然關心中國文化發展的學術和理論問題，堅持多元、開放、反思的立場。

甘陽在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中，對「私有制是唯一道路」提出質疑，他強調中國鄉鎮企業蓬勃成長不僅是中國式的經濟發展道路，也是重建中國鄉土基層社會，而鄉土中國正是歷史上和今後中國文化的基礎。何清漣則認為，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許多阻礙進步的非現代化因素，她列舉目前農村宗法組織和活動的事例為證。栗憲庭對當代中國畫壇有敏銳的觀察，他認為那些以消費形象出現的政治波普畫作，不過是把「政治和意識形態化的現實變成不確定的流行符號，借以消解其原有的意義」。程超澤提出不同於西方人口模式的中國大陸人口增長模式。

除了上述與當前中國現狀和發展關係較密切的文章外，本期「百年中國」刊出側重從理論形態及中外比較來討論民族主義的七篇論文摘編。我們認為，在後冷戰時期，對民族主義問題的學術討論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有現實意義。從邵東方評介有關世界體系理論的兩本重要著作，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學者是如何用一種批判性眼光來審視西方的發展及歷史。楊劍龍評述五四小說中的基督教色彩，這是研討者過去較少討論的一個側面。

自從何炳棣、杜維明等學者就詮釋「克己復禮為仁」問題在本刊展開討論以來，引起了學術界廣泛的興趣。本期有傅偉勳從德國詮釋學派高美達和法國解構學派德希達之間的學術爭論談起，提出了自己對詮釋學的觀點，文中還用這一觀點來考察何、杜之爭。本期「批評與回應」欄有許倬雲回應饒宗頤在第14期〈談西周文化發源地問題〉一文，另外夏中義和陳炎兩篇文章，則質疑李澤厚提出的「積澱說」。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能不能、怎麼樣「抽象繼承」傳統，無疑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歡迎更多的學者參加討論。